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六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遊南嶽記

有小引

附錄龔芝麓先生題序

附錄孫北海先生題序

遊天目山記

有小引

附錄朱實穎題跋

遊洞庭西山記

有小引

再遊西天目記

有小引

遊徑山記

有小引

金文通公集卷之六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遊南嶽記

有小引

歲壬申。余備兵湖南。會流寇震鄰。提兵移駐茶陵。以固吾圉。寇退師還。繇水路道經衡山。覲南嶽。登祝融。時秋七月。旣望。徼嶽之靈。爽氣澄空。嵐簾淨掃。足之所履。目無遺眺。且望日。又望月。

愜我瞻。父。依。母。之。思。亦。風。塵。于。役。中。一。大。快。事。也。因。爲。之。記。

南嶽去縣治三十里。余屏去輿從。策蹇作山游狀。一路古松隊列。直插霄漢。大者可四五圍。未登山一步。已覩靈境。是夜宿嶽廟。次早修謁廟禮。仰見廟貌巍峩。明禋儼肅。令人屏息斂容。罔敢有軼志。謁畢隨履芒鞋。曳竹杖。透道士之不惡游者爲之津梁。行五里許。至玉板橋。寶善菴。石色如玉。瀑布雷吼。鳥語無聲。有一老僧。從石罅中出迎。長三尺許。狀如小猴。詢其

年八十有一。捫蘿如飛行。二里許至垵嶺。勢漸險峻。又行二里至小竹高嶺。有半雲菴。斜望香爐峰。冉冉雲端。行三里許。至大竹高嶺。與香爐峰對面。揮扇觸雲。俯矚平原中。有白練一線。道士顧而指曰。此湘江也。行三里許。至半山亭。輕雲覆足。身在天半。回視羣峰。以次匍伏。其昂首未降者。可屈指數。天柱峰侍左。紫蓋峰侍右。烟霞峰。擲鉢峰。金簡峰。嶙峋環其後。此亭占地絕勝。惜規制狹小。時日近午。山暑尚焦。稍憇亭上。前行至鐵佛菴。相去二里。秋花遶徑。山粧殊艷。

題菴額者爲趙蘭谿先生。書法道逸可愛。佛像多莊嚴。僧亦差解人意。行一里許。穿竹徑。至丹霞寺。竹陰蔽天。忽作深秋。有僧慧明。出山蔬相供。雖兼世法道味。過半覺低。徊不忍別。行半里許。過慧泉。泉水甘美。不減惠泉。復行半里。至湘南寺。步步翠微。路徑迥絕。寺前有石臺。規模宏敞。四顧豁然。茶攸諸山。如几案平鋪。對面復有三小峰。一名小霞。一名土木。一名巾紫。鼎足前峙。森若螺髻。寺左有貫道泉。裂石而出。清冷異常。泉上石壁。有定林祖師題詩云。身健端須飽。

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却向鍾山  
老定林風風雨雨幾老春秋而苔蘚已古筆痕猶鮮  
眞靈蹟也寺後爲碧羅峰上有壽星石突兀奇聳恨  
躋攀無路出寺門左穿一小徑不半里至隱松巖石  
石孤峭欲墮深廣數丈中有戒僧依岩作菴菴有小  
樓樓後有石壁線路止容一人偃僂而前乃得上復  
行數十丈許直躡其巔巔上一小石方可數丈馮虛  
御風恍忽與亂雲齊飛僕夫皆股慄余亦心悸下巖  
北行一里許至南天門祖師殿殿宇傾頽僅留一茅



菴遙望。祝融峰尚縹緲。雲外又行一里許。至飛來船。大石橫空。酷似船形。烟霧一起。船浮波上。有一蜀僧。蓬首赤足。攢眉苦行。傍構一小菴。乞余贈額。余曰。此飛來船。乃千佛渡世慈航也。因額之曰。筏菴。過此卽講經臺。平廣數丈。石上有天上山中四字。筆法奇古。不記何年。傳云梁海祖師說法處。行半里許。至獨覺門。又行半里許。至獅子石。石上有一泉。卽名獅子泉。行二里許。至上封寺。寺遭回祿。前後殿廡無有存者。近直指晉中白公捐貲重葺。雖規制稍遜于前。而景

象聿新山靈之廢而復興。洵有數耶。寺後有虎爬泉。涓涓細流。滲自石縫。其流甚長。行一里許。至爛柯巖。有石巋然。虎踞道旁。又行半里許。至會仙橋。橋有二洞。長可三丈。深臨萬仞。橫跨一石。卽名會仙峰。越橋登石。余亦飄飄欲仙。此石約容數十人。離丈許。又有一試心石。石上有松四五株。蒼如虬龍。聞此山絕少松。而此獨穴石而生。不倚寸土。亦一奇也。橋側有捨身岩。削立干霄。足蹟鱗次。慄慄莫敢仰視。尋東回二里許。至天尺菴。週圍石壘。上覆鐵瓦。行不數武。爲祝。

融絕頂前有嶽帝聖像。後有開山大禪師像。皆以石  
壘屋。時日方斜。春暮色益霽。窮天亘地。盡入目圍下。  
睇千山蒼苔萬點。如湘波繡碧。疊浪雲湧。向之昂首。  
未降者皆伏。地不起。觀至此止矣。頂上得平石一塊。  
爲望月臺。山風衝袂。淒如朔風。不能久坐。仍下。上封  
寺行半里許。至望日亭。亭前片石與望月臺相似。且  
背亭蔽風。遂賒以望。月坐少頃。夕陽歸盡。明星漸晃。  
凝眸東望。忽有光如絲起自地中。須臾光瀰四野。如  
登岳陽望洞庭。俄又如泛錢塘觀海潮。莫可名狀。而

皓魄升矣。日隨月上。浩然萬里。舉七十二峰。峰峰貯  
冰壺。中始信下方無此月也。是夜回宿上封寺。夢魂  
俱隔紅塵曉。鐘數聲。驚破仙夢。有僧叩門曰。東方明  
矣。亟起披衣。趨至望日亭。羣峰迢至。萬壑齊開。芥子  
紅光。倏徧須彌。有赤如輪。中分天地。丹霞幻色。璀璨  
奪目。回首西眺。月色猶相望也。從游羽衲。皆擊節稱  
快曰。異哉此游乎。山嵐多霧。恒對面茫茫。望日者十  
不得一。望月者百不得一。望月而兼望日者。尤從來  
希有。開雲霽雪。未足數矣。余於是合掌投地。感嶽神

之有靈也。旋回上封寺。過脫殼池。每遇秋深。葉落。百蟲皆聚。此羽化而去。由寺西行半里許。古木夾道。藥草叢地。幽香拂拂。鼻端過觀音泉。源發虎跑。淙淙有聲。行數武。過圓明洞。洞水清潔。與觀音泉一派。又數武。至觀音巖。岩石半落。中有大士像。岩上有圓通閣。憇片時。出寺。一絲舊路。過獅子岩。獨覺門。南天門。湘南寺。丹霞寺。鐵佛菴。西行二里許。至兜率菴。菴前有懶殘岩。係唐天寶懶殘祖師古蹟。卽李鄴侯讀書所。修篁碍日。葉葉秋聲。暫借石眠。心脾俱爽。行二里許。

至雞公岩。亂泉鬪響。危石橫掛。幽廣數十丈。諸岩中  
此爲殊勝。過雞公岩。行薜蘿深處。道士言游屐罕至。  
已三十餘年。此路遂成蕪莽。約二里許。至福巖寺。係  
讓祖祖師道場。寺後有羅漢洞。聞先年五百聖僧。五  
百凡僧。共住洞中。聖凡交叅。自讓祖滅度後。僧遂散  
去。洞門亦復閉塞。迄今無問津者。行一里許。至南臺  
寺。係希遷祖師道場。寺基宏廣。與上封寺相埒。近亦  
付之一炬。徒留荒址。臺後半里許。有三生塔。亦讓祖  
舊蹟。下有茅菴。有僧閉關誦金剛經。因與論金剛。縱

談半晷。斬此僧葛藤。多多許。別時余問僧何名。僧曰。不須問。這都是假名。余答曰。汝真名何在。僧默然。頷之行二里許。過扶風塔。有石圓峻似塔。非世間浮屠。比旁有金牛跡。壁間刊有詩一絕。手招黃鶴來。腳踏金牛背。塵世無人知。白雲久相待。正德乙亥秋龍門外史鬻良用題。石坡斜下。縱長百餘步。皆一片石。生成石梯。各天雲閣。又名進道坡。旁有石欄杆。梯盡乃止。又半里許。過糍粑石。三石堆立。狀類糍粑。俗名因之。穿曲徑行二里許。過魏元君禮斗壇。行一里許。至

黃庭觀。上有葉珠宮。係魏元君修道處。壁間刊有黃  
庭經。旁有飛昇石。圓如磨磐。週圍丈許。由大路行二  
里。至集賢書院。入院門。見堂廡壯麗。非復茅菴僧舍。  
因讀碑記。觀所祀之先賢。則有前代李鄴侯。韓昌黎。  
周濂溪。朱晦菴。張南軒。趙清獻。林澤之。明李石塘。尹  
洞山。曾金簡。先後諸賢。徘徊顧瞻。想見其人。幾與衡  
嶽竝峙。天壤間。肅然興仰止之思。院後有竹林。約計  
萬竿。蒼松間之。清風穆如其真。崇賢之地乎。行里許。  
還嶽廟。屈指游境。十未二三。欲再商問奇處。忽一郵



卒持公牒來。余喟然曰。我猶俗吏也。遂帶星而歸。

附錄鼎彝芝麓先生題遊南嶽記序

李長源讀書衡山抗跡霞外。似與世趣了不相關。

乃當其出則手定社稷。爲唐宗臣。累朝史比

之。魯連范蠡。由今思白衣帷帽。臥起牀闥。造膝說

詞。感動流涕。締人主於握手之交。而決大疑於立

談之頃。利害龍犀。曾不足以動乎其心。斯其泊今

寡營蕭然。高壽雖開。舍蓬萊。賜第光福。寧有異於

空巖。雲陔殘僧。芋火之時乎。

太傅息齋先生從三十年前。與南嶽有夙緣。烽鼓

雷聲。節旄旋奮。巾羽

時。雁靈方升。圓魄未墜。極眺蘭垓。載歌白華。忠孝

鬱興。飄寓乎雲裝。烟駕之內。尚乎之流。連姝嫁康

樂之周章。山木方斯。茂如也。典會所至。紫染烟墨

泉石。供其匠心。風霞披以生面。星紀三易。而光景

常新。固足以磐石松筠。丹青嵐壑。先生自言曰。三

十年如一夢。卽向者南嶽之遊。亦夢遊也。願此夢

中景物尚歷歷。心且問而人世之烟雲變幻不可把玩者則已多矣。先生方肩家國事。功名無小遜。鄴侯乃獨栖心禪悅。托賞丹嶠。乞食之請。歲一再上。幅巾蓮社。往往恣物外之遊。蓋其胸中灑然。實有得乎道者。又不只如長源之好縱橫。大言凌嵩華而慕神仙已也。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然則先生之芥跡軒冕。蟬蛻塵氛。其以視融君爲職志哉。

附錄承澤孫北海先生題遊南嶽記序

余嘗言遊山如讀書。每隨其人。識趣高下。以爲所得淺深。而要不可強也。息齋先生三十年前官湖南。策兵禦賊。以其暇登南嶽而遊覽焉。今讀其記。如祝融之巍峩。二竹之峻峭。梵刹書院之星羅棋列。與日月雙丸。跳盪激射。璀璨變幻。固已歷歷現前。驚心駭目。然而未已也。至其指顧諸峰。一狀其以次匍伏。昂首未服。一狀其昂首未降者。伏地不起。一似朱虛侯以軍法行酒。罇俎間忽見風蕭馬鳴之槩。先生亦以軍法看山。集羣峰於杖屐。令之。

俯首而受約束羣峯亦憊息無敢遁情以聽先生之進退奇哉文乎蓋先生學佛者也方將以一芥納須彌衡嶽稱雄鉅視須彌直纖塵耳尚未足蒲先生一芥也益信遊山一事識趣高則所得自深而余言果非妄也

遊天目山記

有小引

余夢想天台雁宕之勝。每奮屐欲往。因思登涉之艱。尚爾趑趄。有一禪客謂余曰。近地名勝。固有逾于台雁。而舉足卽是者。莫如西天目。何必舍近圖遠也。余聞言瞿然。嘗讀高峰中峰語錄。仰止久矣。且大覺玉和尚。近亦飛錫到彼。重輝祖席。以勝地而兼有勝事。豈容當面錯過。于是金闔觀競。渡後。亟理禹航之棹。假道臨安。上西天目。時康熙丙午夏五十有二日也。

十二日自餘杭登陸行二十五里至青山舖澗流夾岸亂山爭至山無大小皆竹木衣身肥翠奪目薄暮過臨安宿新溪渡十三日早發時雨足初收峰頂漸生茂林修竹携伴來迎皆如新沐曉粧整潔可愛行十里許至護龍嶺嶺左有茶亭順治十七年東天目住靜吳江僧人岩隱捐鉢貲置田數畝以供茶資勒石亭中亭前羣峰環峙森若螺髻獨對面一峰白雲抹頂似几案平鋪亭後一石橋名子芳橋傍嶺而踞過嶺二里許至橋東村跨澗爲板橋澗水清泓可掬

而飲。澗右石壁巉巖。仰視壁上。松篁蔽天。令人低徊。不忍去。行五里許。至青嶺。又五里至碧淙。四面皆山。中餘一線。泉流淙淙。合山光樹影。攢綠入泉。故名碧淙。迺碧淙而上。山愈濃。碧益淺。從此步步入翠。微中。又五里至石澗。又名白鶴灘。澗與石鬪。雪浪。鱗起。遙望之。如白鶴一羣。竚立水濱。或又云昔有白鶴禪師住此。故名。然未詳何代。又五里至冷水塢。山勢巖密。迴合無罅。于轉身不得處。忽闢一境。闢已。又復迴合。如故。如此轉合。轉闢。轉闢。又轉合。層折不計。其次始

信天下事理。蓋有無盡之藏焉。凡自以爲已至者。皆非其至也。又十餘里至沈村山園。頓寬阡陌。碁布約容萬畝。又五里過大有村山園。仍狹。又五里至雨花橋。橋上有亭。行半里至雙清莊。爲獅子正宗禪寺。元初趙子昂奉勅撰碑。卽梁昭明太子讀書處。此西天目發軔之始基也。寺止存正殿及殿後祖堂。餘皆係大覺玉禪師。現在經營伊始。重開生面。然規模雖具。鳩工合尖。尚憂憂乎其難之矣。殿正東爲陽和峰。正西爲翠微峰。西北爲昭明峰。東南爲旭日峰。此四峰

者皆昂首雲端。有鶩然雄長諸峰之意。殿之正南有  
隔江大高山一座。名越王屏。端拱作案。氣局之弘廣  
莊嚴。罕有其匹也。寺左有東澗。右有西澗。兩澗于寺  
前合流。出雨花橋。時日方斜。春寸陰可惜。因繞西澗  
而上。行二里。卽昭明太子庵。路傍皆干霄古木。夏日  
疑秋。菴內有洗眼池。池水清徹無比。以之洗眼。能明  
目。去祖塔尚十里。而遙。遂還宿寺內。十四日早餐後。  
從寺後西北行二里。至仰止橋。橋下澗聲怒吼。匹練  
倒垂不斷。三里至環翠亭。稍憇。傍有花石峰。峭崿欲



墮。嵯。上。喬。松。隊。列。蕭。若。軍。容。俯。睇。亭。前。雲。海。宛。然。波。  
紋。起。伏。轉。瞬。萬。狀。時。有。高。下。峰。頂。參。差。出。沒。其。中。疑。  
百。千。黛。石。宕。漾。洪。濤。快。哉。未。有。之。奇。境。也。五。里。至。半。  
山。橋。澗。聲。至。此。益。怒。因。危。石。分。道。相。拒。致。白。練。橫。裂。  
而。下。又。有。千。尋。老。樹。呼。朋。礙。日。晴。晝。欲。雨。七。里。至。白。  
雲。岩。又。名。觀。音。岩。行。里。許。路。有。眠。牛。石。相。傳。高。峰。祖。  
師。初。入。山。修。道。時。路。聞。牛。鳴。叱。之。卽。止。此。又。里。許。至。  
真。際。亭。真。際。者。中。峰。祖。師。贈。太。尉。潘。王。海。印。居。士。之。  
別。號。也。有。真。際。說。載。廣。錄。中。內。有。真。不。立。而。真。存。際。

不形而際徧等語。過斯亭也。令人如親領授。記焉。行  
數武至高峰禪院。內供有遺像。今玉師新構閉關之  
所。又西南行至千丈巖。高峰塔院倚巖而居。左爲獅  
子峰。若張口欲噬。右爲象鼻峰。有長鼻下垂。東行里  
許爲殿之故址。高峰死關。卽在其左。閱寒暑十七載。  
未嘗跬步出關。北行至斷崖祖師塔院。有大樹前峙。  
廣四五圍。高約數十丈。又東行爲中峰祖師幻住菴。  
師所在結茆以居。皆名幻住。此亦其一也。下有西方  
菴。稍西爲悟道亭。亭後卽中祖塔院。亦有大樹當院。

門其高廣視斷祖處更過之。聞此樹爲一山之冠云。  
塔右爲活埋菴。昔高麗謁中峰。謂吾師其活埋于此。  
乎。又歷級而上。爲香爐峰。又名立玉亭。乃中祖宴坐。  
處。峭石林立如玉。左對卽玉柱峰。上豐下銳。亭亭天。  
表。峰頂古松數株。生自石罅。離奇天矯。似虬龍偃仰。  
其上可望不可卽。此時迴顧千丈巖。已俯懸其下。兼。  
之。停午日高。雲海頓涸。嶙峋萬峰。悉循次匍伏。卽雙。  
清莊前所仰睇之陽和昭明諸峰。亦皆俛首帖地。無。  
復敢有鴛鴦雄長之態矣。嗚呼。觀至此止矣。從間道。

而下約五里至中和菴。占地絕勝。菴後一峰聳秀。蒼蔚未知何名。余謂玉師曰：此名玉立峰可也。師然之。仍出半山亭循故道還雙清莊。惜乎余見山忘道。卒未能見道。忘山而于茲山之勝猶依依不能釋諸懷也。因援筆爲之記。時從遊者武林大廷尉型遠戴君。余兒世濂。余孫秉樸。暨猶子永叔。沈甥公抑。嚴內姪山公。茅甥孫匡餘。其携絲竹管絃。沸響雲中。以助余遊興者。則姑蘇沈子仲明。顧子君聘。金子叔禮也。

附宋實穎遊天目山記跋

嘗讀蘇子瞻游徑山寺詩云：衆峰來自天目山。勢

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銕相廻旋固知山川之美奇妙無際然世之幽人僻士既不能齋三日糧結侶爲勝遊具而縉紳大夫溺於塵俗之樂又無暇以游卽游矣而胸中無書卷氣與山水格格不相入則亦遊日而忘之矣今年丙午長夏讀太傅金公天目山紀游爲之反覆莊誦不能釋然以去蓋太傅公績學嗜古無體不備而尤淡於雙林南仰之學其所見皆山卽所見皆道旣無山非道則又無道非山故能以了然於山者了然於心以了然於心者了然於筆與手是安石之履齋所不克至而樂天之竹樵所不容攀也天目之勝藉公之記而益彰矣然則天下之名山大川非得魁壘奇傑之人若公之以筆墨爲樂者其溼沒可勝遙哉公之文孫淳還好學深思士也持公之記謂余曰願有跋俾余以菰蘆固陋藉公之記以附名于其後其又不爲之喜且幸歟固不揣而述其大畧若此

遊洞庭西山記

有小引

余自壬寅歲蒙

君恩歸老。風燭餘光。不敢浪擲。閉戶讀書之暇。喜尋山水之緣。獨西洞庭綠塹。乙巳冬。曾駐東山數日。卒爲石尤所阻。弗克西渡。夢魂耿耿。今春有客語余曰。西山勝景。倍逾往年。因湖水淺涸。多惟石浮湧。奇珍畢現。有本山龐科老叟。所未經見者。真千載一時也。余聞之神躍。遂于又四月朔三日。由東山買舟。掛帆而西。喜風日晴和。片晷

卽達。亟奮遊屐。徧歷諸勝。信客言之非誣也。因

信筆記之。以識我。

天恩並茲山不朽云。

康熙六年丁未閏四月三日。自胥江發棹。由木瀆登  
輿。過下堡。出水東渡口。水淺舟膠。褰裳可渡。雖一葉  
難用篙櫂。竟以一人下湖。鼻之抵岸。如履平陸。因思  
乙巳冬。曾渡此波。濤人立。咫尺望洋。卽長年未免洞  
心。今且兒童可狎。安得世路中風波。頓息有如此渡  
也。是夜宿東山翠峰寺。環寺皆肥綠。翠色可愛。宜其

以翠得名。寺左有悟道泉。雪竇顯禪師說法處。衆僧烹新茗相餉。色味殊勝。虎丘想以水勝也。次早出寺門。從山後覓渡。喜湖平無浪。對望西洞庭。如舉手來。招有親愛意。偶得雙桅一船。遂乘之。而西。飽掛順帆。良驥無此疾。肩輿亦無此穩。中流環顧。四面皆山。迴抱一泓。宛如一大西子湖。始信平日遙望兩山對峙。東西相向。比肩而列。非真位置也。瞬息抵西岸。射瀆橋。自橋北行三里許。至福源寺。一路果實繞籬。長松夾道。寺內羅漢松一株。大可四五圍。高三十餘丈。應



是千餘年物。過寺東行三里許。至林屋洞。有王文恪公題天下第九洞天六字于石壁。洞如低簷覆額。須匍伏蛇行。燃燈乃得進。相傳通蜀之峩者。按志則岱嶽羅浮皆通。明天順間。徐武功曾篝燈深入。見有隔凡二字。卒莫敢前進。稍左爲賜谷洞。洞左爲無礙菴。菴前湖光湧現。如寶鏡。忽浮南望。有小山對峙。卽石公山。尚相去十餘里。遙睇便知爲靈岫。西數武爲屏巖。巍石環列。石色皆奇。狀如列屏。石頂有古木一株。芽自石上。離奇盤亘。木與石凝結爲一。幾不可辨。上

有文恪公書偉觀二字。余曰：此豈特人間偉觀已哉。必古來列僊携羣晏息而相與會盟于此地者也。應題曰：僊幃南行數里，則皆平洋地，桑麻蕃密，林木蒼森，不知此身之在湖中，亦併不知其在山中。又迤邐南行，湖光復現，風恬波息，一片空明世界，凝眸注視，恍若湖山皆已入定，靜氣亘兩間。此時石公將近，石色愈奇，有洞軒敞如庭如堂，約可坐百人，名歸雲洞。又東爲寂光洞，軒廣遜之。又北行數武，爲聯雲幃，亦文恪公題。右爲步雲梯，天生階級，卒不可得而升。上

有石公菴。菴左有亭。稍憇一餐。亭後石壁聳峙。直插霄漢。余擬題曰。我欲振衣。又稍北。卽石公二大石濱湖而踞。如靈威丈人臨流竚立。又如金猊獅子踞地而坐。俗稱爲石公石姥。蓋以肉眼視也。右有石磯。週迴數十丈。誌稱石板。彷彿虎丘石塲。平坦瑩潔。其寬廣更過之。且千人石焉。能移之。傍水也。令人頓足不。忍去。石公北面爲一線天。疑巨靈剖石中分。一線微透。天光從線隙側身而上。約百餘步。乃登其巔。踞巔四望。遠近大小諸峰。如鼃。鼃。貓。鼠之屬。星羅一鏡中。

靡有遁影。時日已斜。春幾于忘。歸興人促甚。遂向北折西而還。約行二十餘里。山圍乍閤。乍開。湖光時隱時現。廣陌平疇。亦倏去。倏來。歸途景色。變幻百端。不覺夕陽西頽。繼以燈火。方抵舟瀆。宿賢主鄭若玉家。屈指一日所遊諸勝。已得過半。秉燭夜遊。端不虛也。初五早。自鄭涇灣東行數武。爲金家嶺。西望郭家山。如綠雲堆。滿山坡。名舟里梨雲。繞山皆梨樹。每到花開。又如白雲。覆山。經數晝夜不散。稍東爲東明山。有宋宰相鄭廉夫諱清之墓。古松二株。狀如虬龍。干霄。

又東爲曠里山。五義女墓在焉。卽廉夫孫女。曰貞。曰素。曰淑。曰雅。曰新。德祐乙亥九月。金人濟江。自以美質。恐爲人所亂。豫築一大壙。因事亟。丙子二月八日。五女並生藏之。震澤編止載有晉書王氏五孝女。竟未及鄭。想未閱鄭氏譜耶。嗟乎。爲女子者。義與孝並難。况一門一時而有五焉。尤難之難。豈可使之湮滅不傳哉。余故詳列其名。併備誌其年月日。使後之遊者。過此而歛。歔。憑。甲。肅。然。仰。止。所。關。世。道。人。心。非。細。故也。此山之巔。卽石屋頂。其高僅次于縹緲。下睇湖。

中一小山狀如梭子名小浮山貼水而眠旱不加高  
水亦不淹東行里許爲華山寺寺內有三泉一靈泉  
一鑑泉一蒙泉水俱澄澈惜泉之不幸未遇韻僧一  
爲點綴而表章之也又東南行二里過小嶺望湖之  
西南有小山如黛爲青浮山又東南有拳石如椿凸  
起水面名王公椿再里許爲四皓祠想自商山應召  
定儲後各變姓名隱此又里許過珠藤嶺又五里許  
爲石佛寺湖水濺足捨輿徒步大龍湫石更奇怪有  
如珪瓚而瑩潤者有如劒戟而廉銳者有如龍而臥

者鱗角全具。有如人而昂者。勢若舞蹈。有如獸而欲攫者。猙獰可畏。有如鳥而奮翼者。騰躍半空。有扣之若鐘鼓。其聲鉉以遠者。有拊之如金玉。其音清以越者。其他如龕如牀。如几如椅。玲瓏刻畫。似極人工之巧者。不勝指數。至所稱四柱三牌樓。壯麗精整。未審經幾匠師構成。則尤咄咄可怪。已自開闢來。經萬古。洪濤激嚙。幻成靈異。非逢極旱不顯。時與同遊諸人。携觴坐嘯其間。直竊據龍宮蛟窟而有之。不知此時。颶母封姨。竄匿何所。卽本山老叟。咸謂不睹此奇境。

者六七十年于茲矣。余何幸以淹。磁餘息而邁此也。因盤桓者久之。稍東爲小龍湫。石雖奇而遜焉。又東行爲消夏灣。灣深九里。口濶三里。遙思闔閭避暑于此。令人涼生兩腋。會日將晡。亟買勇奮屐。直躡縹緲絕頂。千巒百嶂。俱以次匍伏。莫敢昂首仰視。卽莫釐素號。倔強亦逡巡。拜下風。一縱目間。舉三萬六千頃之全身。到此俱現。七十二高峰之頂足至是畢。呈乃若無名之培塿。如以白玉盆盛翠石。纍纍和盤托出。無一漏者。可謂地盡三吳勝。窮千里矣。快哉觀止。



矣。輿人及僕夫皆擊節嘆詫。歸途穿樹果松窩中。如乘飛鷁。破綠浪而下。須臾還舟。里梨雲。仍宿鄭氏。今而後始獲了西山之願。不徒付之夢想已也。然回思兩日內目之所矚。與夫足之所履。俱非復人境。恐猶是夢想也。是不得不爲之記。至于從我遊者。雪山禪師。曾提祖印于本山羅漢寺。胸羅諸勝。實我導師。余孫秉樸。秉綸。甥孫茅子。匡餘。偕余兒世溪。內兄沈君昭夏。姑蘇韻客。沈子仲明。顧子君聘。杭子正言。併寓主。鄭子君玉。皆與茲山有宿緣者也。因並記之。

再遊西天目記

有小引

歲丙午夏五月余曾爲西天目之遊。殊快人意。但比時天氣漸炎。未獲登絕頂爲歉。今幸歸老餘生。色力尚健。不敢辜負。

大恩。唐喪駒隙之流光。况夢想大覺高風者。又一年矣。乘茲季秋令序。亟買一葉。仍假道禹杭。直上西天目。絕頂宿獅子禪院者兩日。宿千丈巖者一日。旣親知識。又飽名勝。覺茲遊之更快於前也。因再爲之記云。

丁未九月二日。自餘杭登陸。出西門。沿溪而上。凡大小高下諸峰。皆循次來迎。如故舊久別重逢。情意倍洽。兼之重陽欲近。木葉未脫。丹楓乍生。環顧山容。較春粧倍艷。雨後溪漲。溪中竹筏縱橫。乘流競奔。似浴鳧戲波。殊添景色。行二十里。至青山舖。係臨安縣界。諸峰之先至者。俱陸續別去。其後至者。絡繹不斷。或松竹衣身。肥綠將老。或染楓數點。膩容自矜。自青山舖西南行十五里。過五柳橋。又五里。抵臨安縣。縣西行三里。過馬溪橋。溪水倚石。漸作聲。喬松古木。亦漸

次伺立道左。又五里至新溪。溪聲益張。雪浪層湧。響答山谷。因徘徊者久之。初疑爲清溪。詢之土人。謂此溪無定形。時左時右。故號新溪也。余思世事無常。一切榮枯。得喪順逆。悲歡轉盼。卽新有如此。溪凡人之多思多慮。妄想執着者。皆昧其爲新也。是晚宿新溪。初二日早發。曉霧氤氳。山頂修沉。倏浮。有時濃陰。疊罩。有時輕煙。淡抹。疑是迂林筆意。已而盤旋山足。步步履高。遙望一橋橫跨嶺上。名護龍嶺。已行十里。從嶺而下。行二里。至橋東村。村西臨澗。澗澗數十丈。有

板橋連接以渡。余舍輿徒步。橋雖杌隉。全不心悸。頗自慶幸。又十里過青嶺。時旭日漸升。雲氣盡斂。山容始定。楓色丹黃。參差隱現。如曉粧初成。娟麗動人。行七里至碧琮。稍憇午餐。余昨年過此。曾記有山光樹影攢綠入澗。故名碧琮之句。時夏五月也。今過此秋深。又於攢綠中。增綴錦霞點點。令人莫可名狀。自此羣峰沓至。勢欲合圍。環視楓葉間錯。又似五色旌旗。掩映林麓。以壯合圍之勢。余身在重圍中。愉快無比。惟恐其圍之頓解也。適與人誤從間道。山圍愈狹。層

折迴合。幾於無間可容。忽從一隙躡級而上。極其陡峻。名上巳嶺。過嶺二里許。山圍稍寬。然卒未嘗解嚴。仍由大道。至白鶴灘。白鶴景奇。余去年亦記及之。時已隔歲。澗鬪未歇。白鶴一羣。依舊竚立不散。又行二里許。過李王橋。橋下溪水潺湲。從此溯洄而上。噴激長數里。因天目將近。故先聲雷耳。附近羣峰。亦皆聳秀華整。有冠裳佩玉之度。知其爲獅子禪院之前。導也。比至雨花橋。日已斜春。遙見輪奐蔚然。規摹式廓。及入寺瞻禮。則正殿之前。已建有藥師前殿。殿後建

有法堂與東西兩禪堂左右迴廊稱是其他寮舍客房齋堂等無一不具併築有山門基址異哉當此物力維艱之日誰爲布金長者而一載之內構如許工程則皆大覺和尚之道力孤撐行徒雲集凡匠作夫役悉叅禪學道之流不惜勞瘁爲之並不借力於外所以費省功倍重開獅子禪院之生面如彈指頃也何帝蓮水搬柴事事偶諧哉是夕謁和尚茶話畢卽留宿次早上山禮三祖塋一出門四顧楓葉甚盛相隔僅一日氣候較臨安更早行二里至仰止橋瀑吼

甚厲遙望雲端內隱隱白光閃爍有雪濤千片飛灑而  
下左顧爲昭明峰稍上則爲香爐峰兩峰比肩上下各  
闢楓色備極鮮妍而香爐峰深厚濃郁則又勝之對面  
仰眺爲千丈巖亦若倩粧高居與兩峰競其餘無名諸山  
亦各飾麗容佐之此時錦繡盈眸爛熳無比爲之頓足狂  
叫行三里至半山亭雲氣忽蒸動卽幻成雲海須臾海湧  
遠近諸峰相率遯去滿目錦繡亦倏焉韜藏無餘雨淅淅  
鳴葉幸茂林深麓中衣未沾濕少頃雨止諸峰之遯者  
悉還一時韜藏之錦



繡仍滿盤托出。更加鮮潤五里。至千丈巖。禮高峰。祖  
塋。過大覺闕房。稍憇。闕之左。爲獅子巖。右爲象鼻峰。  
占地絕勝。斜對翠屏峰。楓葉蔽山。如萬錦攢簇。極五  
色之變化。窮巧繪之。點染未能摹似。其萬一前此稱  
最之香爐峰。又迥出其下矣。快哉觀止矣。直遊我於  
華藏海中。豈復人間世也。西上數武。至開山塋院。午  
餐。雨大下。度弗克登巖。欲中止。又垂宿願。且舍此華  
藏世界。將汲汲何之。遂令童子下山。携臥具。爲來朝  
躡巖之計。時尚未日。晡禮中祖塔。復回至闕房。熟視。

翠屏景色因乍雨乍歇變幻百端抵暮晚粧更迷離  
目炫是夜宿大覺禪榻夢魂猶酣華藏中晨起頗有  
霽色亟奮足而上一路怪松隊列山愈高松愈奇行  
八里至仙頂飛鳥斷絕竹木不產但有巨石林立宛  
似我吳之天平山萬笏朝天再行二里始至絕頂有  
大石如屏高可丈許中劃六扇相傳四仙人所鋸各  
厚五六寸鋸紋整截絕類木板其他石如鋸成者不  
可勝指攷四仙人曰洞元曰寶華曰含清曰歸一特  
未詳其爲何代耳頂上爲金仙菴皆天然巨石四面

合成足蔽風雨。余坐菴中久之。不自疑其非仙也。惜  
蠻煙四起。雲影鬩翳。一望浩淼如大瀛海。未能廓我  
目。圍燭千里而鏡萬象。姑留未了之緣。券之異日耳。  
從頂東折而下。回顧金仙菴。反若有離家出門之况。  
爲之悵然。時零雨霏微。煙景益異。歷盡仙石。奇松復  
來。未幾。障天古木擁隊而至。已近斷祖塋。前冒雨禮  
塋。合兩日而禮三塋之事畢。仍回至開山塔院午餐。  
意欲再遊華藏。流連翠屏峰。半晌苦輿人促甚。由故  
道還至半山亭。飛瀑分道疾馳。濺人衣袂。此亦雨後。

山遊之一勝也。余客歲已有遊記。愧見山忘道。卒未能見道忘山。而自今思之。無山非道。則見山猶之見道。既不忘道。又何必忘山哉。質之大覺。唯唯。余是以復爲之記。凡山中之勝。載前記者不復贅。余兒世濂。世滯。次孫乘樸。暨吳門顧子君聘。沈子仲明。則皆從我遊者也。

遊徑山記

有小引

徑山祖窟。余夢想翹勤。非一日矣。歲丁未。九秋。先上西天目。禮高峰中峰斷崖三祖塋畢。隨尋雙徑故道。杖策五峰。禮國一欽大慧杲元叟。端併紫柏諸祖塔。茲役也。於天目見奇松於徑山。見快竹於青松翠竹間。見諸祖意。端不負我風燭餘光也。因記再遊天目而復爲徑山記云。

九月六日。自西天目發足。向東北行。時宿雨乍收。山皆新沐。楓亦初染。曉色可愛。一路行山圍中。泉流不

斷大者沛盜成河。小者盈溢畦陌。行二十里。至目源橋。橋跨怒澗數十丈。幸木板堅厚。竟登輿而過。又二十里。至無垢寺。午餐。凡踰高嶺者三。渡大小澗者不計其次。水聲山色。充塞耳目。復行二十里。宿福勝寺。一淨室。是日山路艱阻。僅行六十餘里。可見世間賞心樂事。得之艱阻者。其受用反奢也。次早過高陸鎮。鎮東有石橋甚壯麗。名洪橋。橋下澗勢雷奔。更過目源。其餘亂澗縱橫。無橋可渡。與人赤足涉水。水湍石滑。頗覺心愴。行十里。至風嘯嶺。自是修篁礙日。筠澗。

層湧。堪與天目松頡頏。仰望徑山五峰。比肩魏峙。一名鵬搏。一名大人。一名晏坐。一名朝陽。一名鉢盂。皆碧陰攢頂狀。如富家女兒。翠飾盈髻。有飛湍千丈。懸崖迸噴。似足練縱拖。白光遙射數里。詢僧人。知爲鉢盂峰。觀音殿下之瀑布。由風嘯嶺十里。至寺門。門外大玉蘭二株。高可四五丈。每花開時。雲色照耀。令人不能仰視。玉瓣墜地。厚尺許。真世所罕有。玉蘭之右。有古栢高數十丈。大可四五圍。號丞相樹。殿前有两娑羅樹。左右對峙。殿左一大絲杉。名龍樹王。考誌植

自唐時奇古與丞相樹匹。下有龍湫。國一禪師開山。初老龍徙居天目。留此一穴送供。每歲一來。願雷雨。墮真入殿。瞻禮杌像畢。過具師方丈。飯寒翠樓。日甫移。寸陰可惜。亟出殿。倩克明禪人爲前導。至朝陽峰。下觀音殿。登龍藏樓。樓甚軒敞。層巒疊拱。僧衆紹雲棲法派。端修淨業。聞谷湛然兩尊宿。曾開堂於茲。西數武。過晏坐峰。昔黃巾賊入山中。祖師方兀坐峰石。連發矢射之。矢皆中石。師晏然不動。因以名峰。峰下觀明月池。池廣畝許。濬自大慧禪師。圓淨如月。澄澈。



無比。又數武。至寂照寺。貯方冊藏板處。有樓九間。甚  
燥潔。以之供奉法寶。允宜。隨拾級而上。禮元叟端禪  
師塔。經靈鷄塚。聞開山師陞座說法。鷄輒遶座傾聽。  
說畢。隨衆以散。後師應召去。長鳴三日而化。鷄塚下  
爲喝石菴。初國一師結菴以居。有巾子山人。求度爲  
沙彌。師指石謂曰。能喝之使下乎。乃大聲喝之。石應  
聲卽下。復曰。能喝之使上乎。再喝。石上如前。遂裂爲  
三。如川字形。石底仍通一線。並不沾地。真靈蹟也。余  
入菴禮紫柏像。由大人峰。過鵬搏峰。下復禮紫柏塔。

西數武爲妙喜菴。入菴禮大慧塔。有宋椅二張猶存。余笑謂克明曰。慎毋令好骨董者見也。塔右有大銀杏。亦宋時植。彷彿天目之老樹。從塔後至梅谷菴。三遊堂。蘇子瞻曾三遊徑山。親題此額。又過松源菴。博山雪關師方丈。兩菴俱有高樓。樓前俱有百尺絲杉。擁隊聳列。亦靜室絕勝地。又從鉢孟峰過朝陽峰。遊干指菴。卽雪嶠師語風居。有像及衣鉢塔。瞻禮畢。過東坡池。雪嶠嘗留池上。賦詩遊戲。惜今竟絕響矣。抵暮還寺。宿寒翠樓。初八早出寺門。東數武爲羅漢石。

層級參差。先年有五百羅漢來應供。列坐其上。稍左。爲望江亭亭址。雖廢。踞坐南眺。錢塘如帶。隔岸越山。昂首北向。有若翹勤祖庭。而趨蹌拜舞之狀。自此破竹圍而下。簞箒夾道。翠靄蔽天。輿人亦爲奮足騰躍。竹浪中人。影俱綠。此從來未有之山徑也。十里至直嶺亭。過亭。則慈嶺屏張。長松戟侍。肅若清道之軍容。又三里。過密藏師靜室。入室禮像。有吾友周安期手書題讚。頂禮之餘。想見藏師爲紫柏之克家子。法苑之大功臣。不禁合掌讚歎。又五里。至化城寺。亦貯藏。

板處與寂照各分其半。但化城地頗卑濕。又置之平屋。以法寶而漫藏若此。殊爲心惻。行二里。至雙溪。兩溪合流。故名。至是而連日之山園始解。併雙徑之竹園亦隨之俱解矣。快哉茲遊也。歸舟一回想間。直疑其爲夢遊也。非夢而何以若斯其快也。

金文通公集卷之七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聽軒記

意先居記

尊拙齋記

借閣記

且樂園記

逋齋記

德水亭記

築墻護珠藤記

義田記

楊憲副雪窻記

吳江劉邑侯重修利往橋碑記

重修歸安縣儒學記

湖心寺重修放生池記

金文通公集卷之七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聽軒記

少宰岱輿高先生。于居室之東北隅架楹爲軒。四面  
虛敞。退食之暇。讀書談道。其中顏之曰聽軒。金子爲  
之記曰。先生之以聽名軒也。先生之致力于問學者。  
其深矣乎。孔子十五志學。至六十而耳順。則從前三

十之卓然操持。四十之豁然明朗。五十之穆然冥契。豈于聽猶有不聰而未可以語順歟。則耳順之爲境。蓋難言矣。以是知聽之關於問學大矣。况夫人世事雜構于外。思慮紛營于內。當衆響之哇然。迭奏其動也。何以聽當萬籟之寂然。無聲其靜也。何以聽則無終日之不聽實。終日之未嘗聽也。無一息之不聽實。無一息之能聽也。善乎陽明子之言曰。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先生之取義于聽。殆有得。



于陽明子。無間動靜之說。而衆響之迭奏也。有以聽其常寂者。存乎萬籟之無聲也。有以聽其常應者。存乎故曰先生之以聽名軒。其致力于問學者深也。若夫釋氏之所謂六根圓通。道家之所謂上學心聽。其亦有當于先生之。所以名軒者否耶。則吾不能知之矣。

粹然儒者之言於傳習錄。可謂高識如龍溪矣。陳

自史先生評

意先居記

大司寇党于姜先生語金子曰。余家世寶雞。自罹兵  
燹以來。故園榛蕪。幾不可問。浪跡長安者十有餘年。  
未嘗不夢想山居。意忽忽有所之也。苦爲一官所絆。  
清泉白石。徒往來于意中。未獲身履其地。徜徉而肆  
志焉。因思人生快心之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  
姑以意先之而可矣。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山曰三交。  
城突兀萬山中。其雄峙而相與頡頏者。北有吳山。東  
有雞峰。南有雲棧。西有金頂。其餘羣峰。纍纍若降伏。

之將。莫敢昂首仰視者。不勝指數。余意將卜居其間。遂名曰意先居。居有亭名圓契。圓契之旁有雲窩洞。時有亂雲出入。衝人衣袂。名其洞曰意先洞。洞左不數武。絕壑深萬丈。對岸峭壁直聳霄漢。非斲木爲梁不能渡。若待余而橋。名其橋曰意先橋。越橋而北有泉淙淙自石罅中流出。他日對泉淪茗。當欣然忘歸。名其泉曰意先泉。乃若憑高南望。則渭水如帶。太公釣臺隱躍目圍中。四時山花不絕。又多藥草。可以濟生。余妄謂茲山也。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

者罕得居之。于余之僕僕馬塵何有焉。然造物者能  
羈我身不能縛我意。意之所先安在茲山之勝。非我  
有也。故皆以意先名。子其爲我記之。併出山圖一幅  
以示。金子披圖未竟。作而言曰。甚矣先生之意。蓋在  
此不在彼也。彼世之營營于名位利祿者。良田美宅。  
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歌舞管絃。何以樂之。  
鄉里戚黨。何以耀之。卽有時名成身退。棲遲巖穴。而  
夢寐魂魄。猶未免徘徊繫戀于朝市間者。以視先生  
爲何如哉。嗚呼。先生之意。若此。宜其爲司寇也。清而

和仁而執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也。豈徒驕語高尚耽嗜山水而已者。遂走筆爲之記。以見先生之意遠矣。且使人知天下事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達乎先生之意可也。

叙記不用時人點染真有悠然見山之意。于此等文一氣直下更難凡不能直下數十句者皆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尊拙齋記

奉常龔君孝升于長安邸舍之東南隅構一宴息之齋。顏之曰尊拙。取工部吾知養拙尊之句也。屬金子記之。金子味其義。作而歎曰。甚矣孝升之近乎道也。世之知孝升者。咸謂其弱冠成進士。仕劇邑。有能聲。拔置給諫。直震六垣。未嘗以觸忌。招尤。稍有貶損。入清朝。仍不失故我。舉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更無能出其右。何取于尊拙之義爲。噫。此孝升之所以近乎道也。彼所號爲聰明才智之士。非耽逐于利窟。則馳騫于

名場乘機鬪捷。自以爲巧。莫予若。而未免隨時俯仰。伺人鼻息。因而大庭廣衆。有不可對人之面目。夢寐衾影。有不可告語之心事。其爲卑損屈抑。曾不減于奴隸。厮養。則安在巧者之能尊哉。惟拙則葆其菴守。其樸人提我鈍。人競我恬。自有之耳目。我得而用之。自有之肺腸。我得而主之。古今人物得失之林。我得而上下討論之。聖賢道德理義之圃。我得而沉酣涵泳之。幽居一室之內。抗志八紘之外。不爲利役。不爲名折。以視彼聰明才智之士。多所卑損屈抑者。其尊

爲何如也。耶。然則非真能拙者。不知其尊也。不能自  
尊者。無取于拙也。故曰。孝升之所以名其齋者。爲近  
乎道也。

藏巧於拙。行曲於直。唐毘陵稱中峰文以法勝空  
同諸人。此非深於文者不能知也。

陳百史先生評



借閣記

人生天壤間。無一而非借也。借四大以爲吾身。借箇蓋以爲吾居。借松風鳥語以爲吾耳。借江山雲樹以爲吾目。借翁張吐納以爲吾口。借花馨草馥以爲吾鼻。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爲吾腹。借古今人物成敗得失一切可悲可舞可法可戒者以爲吾之心。思智慮借則靈。否則塊然而已矣。張旭善借而能書。米顛善借而能畫。坡仙善借而能文。莊周善借而能爲道。遙遊甚則易借。憂患而爲父。爲象。書借政事而爲。

謨爲詩借性情而爲風爲雅禮借身心而爲儀爲  
曲春秋借是非而爲筆爲削無之乎弗借也無之弗  
借則無之弗靈也此吾友姜開先之所以有借閣也  
開先細帙滿胸雲烟滿楮四方賢豪滿座千秋氣誼  
滿着字其殆得于借者深乎若夫野月來眠鄰花恣  
闖此僅可以摹借閣之景而借之之義則浩浩乎落  
落乎吾不得而涯際之矣倘有能明乎其義則愚公  
之山不必徙媯氏之天不必補鶴之巢鳩不必奪蜂  
之膳人不必烹不必叔季不必義皇不必城市不必

丘壑登斯閣也。蓋有快焉。至足而無憾于天地間者。也。開先唯唯。遂借余言記之。

且樂園記

予嘗讀司馬溫公獨樂園記。買田二十畝。闢以爲園。中有讀書堂。弄水軒。釣魚菴。種竹齋。採藥圃。澆花亭。見山臺。池沼草木。錯落森羅。竊歎溫公之樂。樂亦云侈矣。而猶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然則田園林榭。有弗溫公若者。將遂無以爲樂乎。予性不事生產。仕宦三十餘年。止存先世薄田三頃。順治己丑六月。乞假歸。盡以其田析諸子。不復爲兒孫作馬牛於蘇城之西北隅。購園地二畝許。得溫公

十之一。托足而偃息焉。茆屋數楹。聊蔽風雨。亦覆簣  
土爲臺。可以縱目。亦聚拳石爲山。可以登躡。亦環斗  
水爲池。可以蓄魚。栽蓮池南有隙地數丈。彷彿西子湖。  
遊舫構一齋于其上。洞列窓牖。左臨流。右倚石。宛似  
榜人停橈。維舟岍側。月白風清。則命童子吹簫和歌。  
憑高俯睇。疑畫船簫鼓。湧出平地。客至。則浮白滿引。  
主賓頽然。客去。則掩扉讀書。四壁寂寥。獨有鳥聲。唱  
和。鄰居多千章古木。繞我小閣。因名爲借樹閣。庶幾  
城市之劇。而忘乎人間。合而命之曰。且樂園。未見溫。

公之獨樂爲侈而予之且樂者爲齋也雖然溫公豈以田園亭榭樂世俗之樂而已哉其言曰耳目肺腸悉爲已有此乃溫公之所以爲樂也人生自少至老自朝至暮耳目紛營恍惚無主而能收視返聽自有其耳目者誰乎肺腸採雜端緒萬千而能澄心息慮自有其肺腸者誰乎耳目肺腸不能爲已有無論尋孔顏樂處不可得卽欲如溫公之獨樂又胡可得耶此予之所以深嚮往乎溫公而務有其耳目肺腸以徜徉餘生於且樂園中也辛卯花朝日記

逋齋記

逋齋者。學士劉憲石先生。取以名其讀書之室也。屬金子爲之記。金子竊有疑而請焉。曰逋者負也。先生之以逋名齋也。其義何居。豈先生亦有所負乎。先生曰。自顧七尺。負欠良多。因示余一詩。有自憐半百餘。所負十六七之句。金子于是作而歎曰。先生其存聖賢之志者哉。憶先生起家恒山司理。余時承乏守邢耳。熟先生之爲政。明而不刻。惠而不弛。按部所至。嘗平反大獄。全活無算。至豪猾巨蠹。又皆望風懾息。一

時號稱明允。無出先生之右者。恒民見思。二十年如一日。先生之不負民也如此。及奏最。召拜翰林以外。吏人讀中秘書。自先生始。孜孜矻矻于經傳子史百家之說。文物典章。兵刑錢穀之故。靡不窮究而通達。歲丙戌膺。

簡命。王浙閩。值文體弊壞之餘。獨以崇正黜邪爲務。得人最盛。先生之不負官也如此。乃若先生之爲人。孝友。著聞。潔廉自尅。非仁義之言不言。非道德之行不履。語嘿動靜一軌。聖賢其不負所學也。又如此。然則



先生于吏治文章學業人品可謂完美純備無少負者矣。而先生顧謙謙若不足。猶以通名其齋也。豈非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先生其存聖賢之志者哉。嗚呼。夫人亦各反而思其所通。吾不知當何如其踧踖而奮發也已。

三不負正以平實鄭重勝作虛說結構無懈絲力

足也

陳百史先生評

德水亭記

德水者惠山泉也。泉因山以名。自昔相傳無不名泉。曰惠泉也。至唐陸氏始品題天下之水。謂茲水爲第一。然亦仍惠泉之名。今曷爲乎曰德水。自邑令吳公始也。吳公三韓人。諱興祚。字伯成。來蒞晉陵。廉明而仁恕。化成而俗和。每鳴琴之暇。休憇茲泉之上。顧而樂之。時與邑之縉紳先生。飲宴茲山之下。三載奏績。朝用寵嘉。爰晉公以清華之秩。于是公行且去。邑之人旣不忍其去。而又知公之弗克久留也。喟然起相謂。

曰吾錫山之民素以租賦之緩急煩公計以獄訟之紛囂煩公理以師旅往來之驛騷萑苻之厯突水旱之焦癯煩公之軫且舒敝邑實溷公甚而公顧以政事餘閒步林臯而坐磐石且淪泉而疏其壅滯俾源益清流益沛于以恣我儕之斟酌不少忘公之志其可知已昔晉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治于漢水之上每登峴山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湮沒無聞因相顧悲傷乃銘之石以期永久迄今石泐碑沉而峴山反以二公著豈非地不能傳其人惟人能傳其地耶

自古以來名山勝蹟有令人徘徊俯仰爲之咨嗟豔羨千秋旦暮者皆繫其人之故又豈獨峴山爲然耶彼後之人有飲茲泉之清沁滌肺腑之塵囂慨然而思曰自非我賢侯嘉惠茲土令盜息民安政平化理何能致此嗚呼公之德真與水俱長已然則茲泉之以德水名寧復循陸氏之品題已哉卽晉其名稱曰天下第一泉宜也爰作詞以銘曰

惠之山兮石嵯峨。泉之清兮流逶迤。我侯蒞止兮民無疴。一塵不染兮映清波。高卑潤漉兮繁嘉禾。飲人

醇醴兮風俗和。溥惠爲德兮誠滂沱。兒童擊壤兮叟  
皤。安。候。登。

朝兮四海漸摩。泉流無盡德寧有磨。

築牆護珠藤記

凡昔賢之足以動人景仰者不獨令人閱其文考其行相與咨嗟嘆賞而思有以表章之惟恐其湮沒不傳卽一事一物之微有可托以想見其遺跡者亦能來後人之俯仰憑弔如讀其文如接其人雖欲不加之珍惜焉不可得也文部右署中有珠藤二樹爲昔賢吳匏菴文定公手植迄今幾二百年矣前乎此者幾人後乎此者幾人其文與行之昭然在人耳目者固寥寥也則其間之湮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余與

同官陳百史晨夕出入署中徘徊樹下慨然想見文  
定之遺跡如讀其文焉如接其人焉百史顧謂余曰  
我輩幸厠吾鄉先達之後其何可以不自勗也則毋  
忽此藤爲文定一手澤之微卽謂典型之具在可也  
今右署之南軒獨缺墻爲外護萬一風雨飄搖歲久  
侵折有若墜其典型然者則我兩人之責亦匪細故  
也其各捐俸若干築墻以護之且規制與左署稱亦  
公廨一勝事云余服百史之嗜古勤學動以昔賢爲  
法程而又感其篤于友朋之誼能以道德文章相切

劇類如此也。遂命廨吏鳩工竣事。而因爲之記。以垂于後。

言有盡而意無窮。幾許感慨。讀之溫厚和平。文人

中詩人也。

陳百史先生評



義田記

昔范文正公置負郭田千畝。號曰義田。以贍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歲入稻八百斛。量入爲出。沛然有餘。其後子孫克承公志。猶公之存也。余覽古至此。未嘗不掩卷興歎。千載而下。此義何寥寥哉。吾族七房二弟子明。弱冠有志。課習之暇。每歛獻感慨。有薄流輩而嚮往昔賢之意。未幾。竟病勞瘵。賫志以歿。年甫二十七。且無子。方易簀時。料理身後事。井井有緒。絕不作兒女態。因出手書一紙。示其胞兄常伯。及

弟平叔則分撥所授之田數也。常伯之應嗣子一百十六畝零。未亾人之供贍田八十畝。常伯長子與平叔之子亦念猶子。而各量給四十畝。又推念其外父。而亦撥給田二十畝。最後則聽田二十畝。立爲義田。以周族之貧者。痛哉異哉。何其區畫之次第周密。而且慨焉。志文正公之志也。余常見有身都通顯。而漠然于宗親者矣。有富擁厚貲。而貧族弗沾升合者矣。有享年耄耄。而未嘗經理及此者矣。富也。貴也。壽也。三者子明無一焉。而富貴壽考之所不能爲者。子明。

已饒爲之夫又何憾。雖較之文正公千畝贍族不啻  
涓滴。而吾族之丁甚少。貧之甚者。猶可屈指數。無憂  
不足也。倘吾族嗣後有貴者。富者。壽者。益高其義。更  
無憂不足也。一日常伯過予而謀曰。子明歿而承其  
志者。余子也。奈年幼無知。義田之舉。吾族盼望久矣。  
盼而不至。如有後言。何請兄酌其數而舉行之。余辭  
曰。非長非賢。曷爲王其事也。已而余又思曰。余亦幸  
叨一第。因貧不能自給。未遑追文正之高風。方蚤夜  
疚懷。而遇人之義。辜族之望。是文正公之罪人也。寧

得罪于我族之長而賢者也。于是貧則量極次，分則論親疎而爲之等殺其間，亦幸無異議云。或有局外之人從而議之者曰：子明祖授田僅若干畝，乃爲此侈大舉動，是亦不可以已乎？余竊歎議者之不廣而毫不以仁人君子之心爲心也。文正公歿之日，家貧殊甚，至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諸其子孫。後世未聞有以此議文正公者，何不廣之甚也。因爲之記，以見曹溪金氏之有義田自子明始。

楊憲副雪冤記

歸安太學生施元長素與捕梟某相惡。一旦被其反  
噬。誣之爲盜。捕多金致讞者。偏聽。生活口不能辯。卒  
繫獄。死生有子二。俱鬻序通儒。貧而孱。雖不忘父仇。  
力弗能報。且人已故事未結。沉寃者幾一載。二子尚  
懼捕之肆其錢神。未免株累。噤弗鳴也。會守湖道印  
懸憲副水利道楊公代署。公居省會。廉能有聲。來湖  
譽益著。公一夕夢生自稱。姓某名某。號呼案前。具訴  
枉狀。且言二子貧懦。無望其爲緹縈女子。惡捕某狎

金銅應手非明府不得昭雪也。又備言事在某經承  
及各衙蠹名姓甚鑿鑿。又云若稍遲則不能結案臺  
前而寃終弗白矣。言畢嗚咽不絕。公陡覺而異之。索  
舊案果得生事顛末。悉如夢中所訴。遂檄行親鞫。二  
子惶慄不知所措。猶疑捕之別有神通也。不得已匍  
匐聽讞。公不問兩造第以夢中所得情詞剖其誣枉。  
狀捕梟膽落口吐嘿然。伏辜。二子亦惟叩頭流血謝  
其神明莫測而已。適公得遷候代。捕又百計夤緣冀  
得漏網。公卒律以反坐。闔郡快焉。然二子究未知所

以也。公謝事。回省。二子往邛。故乃知之。楊公字惟一。名千古。順德鉅鹿人。施二子長鉉。次鑿。鉉卽余族壻也。有書來長安。感當道之神明。喜父寃之得雪。余故稔其詳。因異其事而爲之記。嗚呼。一施生也。生前活口不能辯而死。後冥魂反能辯之。歟。豈其生則曲而死。則直。歟。抑未遇廉明之官。則活。口亦死。及其旣遇。則死。口反活。非施。生死生之有異。而司讞堂上者。之有異。歟。然則富。捕能殺人。旣已無法。無天。而貧。鬼卒能殺。捕則天理。王法。其終有在。而公。門牙爪之挾錢。

神以橫行者。或亦可稍衰止歟。以是知楊公之爲政于浙者。殆不勝書。而有此一事。其他亦不必書矣。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記也。時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十九日。

宛奇夢奇文更奇傳楊公一事不及其餘勝鋪張德行此前輩以少爲多處

陳百史先生評



吳江劉邑侯重修利往橋碑記

邑有賢令。必能晰民之隱。不以財困民。不以力疲民。必能燭事之要。審其患而防之。計其利而圖之。必不顧己之私。卽祿餼可以捐。卽私囊可以罄。實造一邑之民命焉。則遼陽劉公其人也。劉公諱定國。涖松陵之二載。歲在乙巳。秋大水。繞城一望。與太湖連接。一日大風鼓浪。呼號震野。劉公憂之。謀于邑之老者。以爲譙樓。邑之底柱。而長橋爲湖之鎖鑰。二者更新。宜急。且橋實浙閩之孔道。近者支吾傾裂。不獨行旅未

便且河流日壅。將來墊溺可虞。公曰。誠哉是言也。但歷歲以來。供億徵輸。吳江之民力竭矣。以此二事擾之。是又剜肉醫瘡也。吾又不忍。乃捐清俸。傾橐而成之。是年冬。樓成。余既已爲之記。今丙午之十月。橋又成。邑之人復屬余記之。余曰。紀橋者。紀侯德也。余何辭。按橋始建于宋慶曆八年。楹六十有二。亘千三百尺。有奇。上建三亭。曰滙澤。曰底定。曰垂虹。築之者。知縣李問。尉王庭堅也。修于治平三年者。知縣孫覺也。紹興中有兵警。議焚橋而保全之者。郡守洪遵。德祐

元年毀于兵。元至正十二年重建。增楹八十五者。總管。玉也。大德八年。增楹九十有九者。平章閣里也。前皆用木。泰定二年。始易以石。楹六十二。仍初建之數者。判官張顯祖也。鎮以石。狻猊石柱四者。達魯花赤完者也。至正十二年。修垂虹亭者。監州的介海牙也。後毀于兵。明洪武元年。大修者。知縣孔克中也。永樂十年。加磚面石闌者。知縣蔣奎。正統五年。修者。周文襄公忱也。成化七年。復修者。都知監右少監福某。及知縣王迪。十七年。完之者。邑人屠氏之母趙也。弘

治嘉靖知縣孫顯鍾崇武各一修迄今百餘年從未大修又亭下水則石二各長七尺有奇亦肇自宋世樹于亭左者橫爲七道道列一則以下一道爲平水之則水到此田高卑無恙逾及二道田最卑者滄矣上及七道田最高者亦莫救凡水災必刻而記之樹于亭右者橫爲二截各爲六直上自正月至六月下自七月至十二月月下又爲三小直以當三旬災亦記之官每驗視與高卑諸鄉水災合亦古人重民建置之良法也今一旦舉而鼎新之利行旅便居民崇

縣治通水道。侯之績。殆不勝書。此尤令民跬武不忘者也。然橋之東西。固浙閩之要路。而水之南北。實三吳之關鑰。蓋太湖滙數州之水。而趨吳淞入海者。在茲橋焉。元潘應武之言曰。此三州太湖衆水咽喉。明夏原吉之言曰。吳淞江自夏駕浦百二十里。淺狹宜導。邑人史鑑水利之議。欲東引湖水入江者。橋與焉。御史呂光洵救災之疏。濬三吳水利者。橋與焉。又志列東南洩水要處。二一自牛毛墩至觀瀾浦。一自吳家港至橋也。然則橋之名利在者。猶爲民便之名。而

橋係三吳之水利者實國家根本重地一太要害也。昔石塘之竇百三十有六利往之榆六十有二皆所以洩水防壅近塘之爲竇不可復問而榆亦半爲民居所阻。又况諸港堰壩防維在在壅塞是以湖流蕩溢傾瀉無從往年丁卯湖水暴漲凌民居而過濱湖死者甚衆嗟乎東甬財賦之區而水道久湮禹貢東江旣不可問惟婁江故道水勢淤阻如此倘天行不測水旱爲患均之不淺余所以因橋之成而爲我賢侯頌併詳志之以俟夫後來恤民體國之賢者庶有

所考焉爰爲之記。

漢書無幾矣。嗚呼。



重修歸安縣儒學記

攷學宮之設。其來已久。先王所以使人朝夕遊焉息焉。以修業勵行者也。故其廟貌不得不崇麗。庭堂不得不弘敞。齋舍庖廡之屬。以至尊經敬一之制。不得不備且肅。使人于遊息之餘。思往昔名臣賢士文章懿行興乎此。則低徊而奮發。思祖若父之勤修勉行。成功立德起乎此。則感慨而追維。思吾後人子若孫之成德達才。教養培育繫乎此。則敬念而永懷。然則學宮之興廢墜舉。所關匪細。未有能漠焉置不介懷。

者也。余家世松陵不數武。隸湖郡治。自我外曾大父鹿門茅公起于歸安邑庠。博學鴻文。灼爍宇內。而我先人及我諸季父皆學鹿門之學。以遊于茲庠。我先人沉養積學。凡七試棘闈。雖未得叨一第。而積德累行。廕及余輩後人。且俎豆于蘇郡祠。亦可稱茲庠之冠冕也。是以余少嘗過之。幾流連不忍去。伯兄泰清氏以明經起茲庠。治春秋教授學者多名魁出門下。海內競推之為麟經宗匠云。今余子若孫之遊茲庠者亦纍纍矣。余子世濂猶子世治亦繇茲庠。于丙戌

甲午相繼叨賢書。嗚呼！凡人居恒讀其文，佩其行，則思其人，與其所經歷之處，而憑弔焉，爲之往復回環，不忍置况乎我外曾父以及我父兄之所奮跡與我子若孫之所羣遊肄習之地，而有不仰而思俯而興懷繫念者哉！按庠蓋興于元泰定間，入明代其創置尤備，幾與郡庠匹，而科第蟬聯，名賢鵲起，遂甲湖郡。茲因兵燹之餘，未經修葺，廟貌傾圮，幾于一望淒其。鞠爲茂草，學博王君諱啓胤，秉鐸于茲，其文學德行直與安定先生後先頡頏，力圖整葺，因屬余文以爲

勸夫思先祖父之所遊習以及于子弟之所奮興情  
殷殷然而不忍坐觀其廢者豈獨余一人爲然耶且  
茲舉也。有意司爲之提挈。與賢守令爲之協力措置。  
而又得賢諭教。董率鼓舞于其間也。耶。因奮筆書此。  
將拭目以觀厥成焉。

湖心寺重修放生池記

武林湖心寺之有放生池也。始于永明壽禪師。繼擴于雲棲蓮大師。而現宰官身說法爲之護持者。宋有學士蘇公子瞻。明有中丞劉公一焜。以及杭郡薦紳黃貞甫。葛屺瞻諸先生也。自宋迄明數百年間。興廢屢更。大約乘權當道者。幸遇仁人君子。則民無不安。其命卽物亦無不遂。其生者也。此徹機禪師所以有放生池碑記之作也。康熙七年春。徹公請藏南來。憇錫湖上。而督臺趙公有感于京都放生因緣。特捐清

俸命之修永明雲棲二老故事。不一月告成。因碑以記之。金子起而嘆曰。大矣哉。我趙公放生之功德也。不在湖心一寺。而在全省兩浙也。不在池中十千遊魚。而在東南億萬戶口也。凡年來之仁心惠政。脫民湯火。不啻解網以縱游洙。俾浩浩然相忘于深淵廣澤之中。而豈徒磨崖勒石所能紀載其功德哉。嗚呼。後之人考斯碑而興起者。信仁人君子在上。無一民不安其所。并無一物不遂其生。莫有如我趙公而遠護永明之祖鉢。近紹雲棲之家風。自南自北。樹放生。

赤。幟。亦。莫。如。我。徹。師。已。是。爲。序。

金文通公集卷之七終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七

重修放生

天